【書文評介】

作者：史書美
譯者：楊華慶、蔡建鑫
書名：《視覺與認同：跨太平洋華語語系表述・呈現》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3 年 4 月，288 頁。
ISBN：978-957-08-4157-2

賴佩暄 *

目次

謝誌
華譯本謝誌
導論
　全球資本主義下的視覺性
　全球資本主義下的身分認同
　華語語系表述
第一章 全球化與弱裔化
　理論政變的局限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彈性與節點
彈性和可譯性
第二章 女性主義的跨國性
認同斷片一：女性主義對抗中國父權制度
認同斷片二：自由主義對抗毛主義國家
認同斷片三：少數主體的對抗
認同斷片四：對抗西方凝視
第三章 欲望的地緣政治
腹背受敵的共同體
「大陸妹」的性別化
陰性化「大陸表姐」
性別與公共領域
第四章 曖昧之不可承受之重
「大陸」簡史在台灣
一九九〇年代「永恆的中國」
二十一世紀的「親密敵人」
華語語系的艱難處境
第五章 國族寓言之後
寓言時間與城市國家
寓意與平凡
重塑香港性
第六章 帝國夾縫間的世界主義
帝國的年代與其規模
世界主義、多元性、危險
不可譯的倫理性
世界主義合乎倫理嗎？
結論 華語語系的時間與地方

本書作者史書美教授，其在韓國出生、成長，大學時期在臺灣度過，後留美攻讀碩博士，現為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系、亞洲語言文化系、以及亞美研究系合聘教授。本書是作者 2007 年出版的研究專著 *Visuality and Identity：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的中譯本，也是她近年來提倡華語語系（Sinophone）研究的成果集結。此一華語語系研究，乃奠基於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研究、亞美研究、區域研究、離散研究和跨國研究之間的多重辯證和反思，作者以深具理論高度的視野和嶄新的批判觀點，突破了以往離散中國人（Chinese diaspora）及其身分認同研究的疆／僵界和侷限，同時也點出了其中潛藏的種種問題，值得人們嚴肅看待與思考。

本書除導論和結論之外，共分六章，所討論的時空包括當代臺灣、回歸前的香港和當代美國，並以電影導演李安、張堅庭、陳果，藝術家劉虹、吳瑪悧，以及臺灣的電視節目等為個案，聚焦於其視覺作品，透過弱裔化、女性主義、跨國主義、全球化資本主義等觀點的繁複論證，體現個人身分與國族認同在面對不同權力機制的運作之下所呈現的曖昧與游移、抵抗與共謀的複雜狀態。書名的「視覺」、「認同」和「華語語系」即暗示了本書論述的重點，作者亦在「導論」中從全球資本主義現象的脈絡下說明「視覺」、「認同」和「華語語系」之間的關聯性，以闡釋其論述體系。作者認為，在全球資本主義的籠罩現象之下，視覺文化及其影像文本已是建構身分認同最具主導性的媒介，因此「認同」與影像的再現密切相關，它標誌了集體認同由以文字書寫為主的想像轉變為以影像為主的想像方式。作者即試圖透過此種經由視覺媒介所中介的認同，闡釋其如何表述、呈現太平洋兩岸不同的華語語系社群的歷史境況和集體意識，並藉此反覆辨析中國（China）、中文（Chinese）與中國性（Chineseness）之間盤根錯節的關係。並且，作者所謂的「華語語系」及其社群概念，在本書中指的是在中國之外使用不同漢語語言（如普通話、廣東話、潮州話）的各個區域，且其本質是跨國的、全球的，帶有語言混雜化的特徵。此一論述是為了打破血緣、種族迷思主導下「以中國為中心」或「以漢人為中心」的霸權式國族主義的框架，強調華語語系社群的文化混雜和多元性。

本書第一章「全球化與弱裔化」，以李安早期的電影「父親三部曲」（《推手》、《囍宴》、《飲食男女》），分析其在全球化和跨國主義脈絡中的弱裔化（將原本是國家主體的移民轉變為在美國的少數主體）現象。作者認為電影中父親的角色可視為父權體系或國族主體的象徵：在個人的暮年戀情和兩代關係上，父親最終以彈性手段或善意的欺騙為傳統父權體系取得了合法性和正當性，而父親所體現的中華文化特質更無疑是國族主體的化身，只是在面對美國觀眾時成為一種「異國情調」而獲得接受與肯定，此即涉及弱裔化的問題。因此，作者敏銳地指出，在美國的語境中，李安的電影是將一個國家（中國或臺灣）的文化作為一個（少數）族裔的文化，將其弱裔化，同時也商品化為可消費的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化商品。此一弱裔化問題在李安後繼執導的《理性與感性》和《冰風暴》則引出了關於彈性主體（同時作為臺灣人和臺裔美國人）和可譯性的討論，一再提醒這背後運作的多種權力，而華語語系表述就必須從不同層面對其展開協商。

第二章「女性主義的跨國性」則聚焦於華裔女性藝術家劉虹的作品，審視國族、性別和族裔等意義在其作品中的重層表述，藉以討論女性主義的跨國性。作者強調了兩個概念：「集合藝術」與「對抗」，認為劉虹的作品應該被視為建構多重身分認同的隱喻性集合，這些認同可能分別或共同抵制／對抗不同權力的仲介。作者把劉虹 1980 年代後期至 1990 年代後期的作品分類成四種「認同片斷」：一是以女性主義對抗中國父權制度，以照片中十九世紀娼妓的回看，挑戰中國父權制度。二是以自由主義對抗毛主義國家，在批判毛主義的政治體制的同時，也站在女性主義立場批判毛主義統治下的中國以性別平等之名壓抑女性性別特質的性別壓迫。三是少數主體的對抗，以自身作為美國少數移民族裔的位置，對抗種族歧視與刻板印象。四是對抗西方凝視，批判西方人的東方主義，卻又弔詭地成為某種東方主義的再確認。由上述推論，即可看見劉虹轉換於國族主體（中國人）和少數主體（美國少數族裔）位置之間所呈現的抵制和對抗意義，這其中的種種交錯，即是作者關注的女性主義跨國性的可能性，它反映了當代移民的多重主體位置和複雜的經驗，在抵制之餘亦暗藏某種共謀結構的危險性。

第三章「欲望的地緣政治」則從性別化的跨國欲望論述角度出發，聚焦於臺、港大眾媒體對中國婦女的再現——「大陸妹」和「表姐」——討論 1990 年代中期臺灣和殖民地香港的身分認同問題。作者指出「大陸妹」一詞是 1990 年代中期的社會危機交點上，透過媒體應運而生。「大陸妹」的兩個能指是金錢和性，隨著兩岸緊張情勢的升溫，「大陸妹」也被視為一種入侵臺灣的汙染，並成為國家安全問題的投射。而引人深思的是，由於「大陸妹」是中國的性別體現，因此對於大陸妹的賣淫和人權問題，就成為臺灣本土女性主義團體關懷的盲點。香港電影中的「表姐」同樣再現了中國的形象，作者以香港導演張堅庭的《表姐，妳好嘢》系列電影為例，討論電影中來自中國的、充滿男性化的女公安如何受到香港文化的影響，成為一個比香港人還要香港的亮麗女性。「表姐」的「香港化」，是香港人面對 97 回歸問題的一種樂觀主義，它想像了一個同化和馴化的敘事，以消除中國的威脅。在此狀況之下，作者認為大眾傳媒中「大陸妹」和「表姐」的再現，及其背後所暗示的政治權力的不平衡，其實意

臺灣大專學術期刊資料庫

味著中國、香港和臺灣之間最終無法形成一個女性主義公共空間。

第四章「曖昧的不可承受之重」則描述了臺灣在美國對兩岸關係的曖昧政策下如何塑造其身分認同的困境和可能性。對臺灣而言，「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意義，長久以來都是多元的、相互矛盾及難以定義的。在作者看來，臺灣是「華語語系」的重要場域，但在國民黨將臺灣視為中國文化正統的意識形態作用之下，把中國的中國文化和中國境外的華語語系文化混為一談，而這是臺灣獨特的現象，值得深入探究。作者以 90 年代臺灣的電視節目——《大陸尋奇》、《八千里路雲和月》、《江山萬里情》——為例，討論臺灣與中國性之間的關係，指出這些節目透過把中國大陸轉變為一個文化旅遊主題和娛樂來源的方式，避開了中國大陸被共產黨佔據的事實，將中國塑造為一個「永恆的中國」，進而成為益智問答遊戲中關於「對中國知識貧乏」的一種笑料。這些電視節目見證了國民黨意識形態正由以中國為故鄉逐漸轉移成以臺灣為故鄉。然而，作者也意味深長地指出，臺灣與中國的曖昧關係持續不斷，尤其二十一世紀之後，臺灣的經濟發展越來越依賴中國，中國儼然已是臺灣的「親密敵人」。這種曖昧性存在著危險性，而臺灣的華語語系文化正是這種曖昧性的載體，也是其發揮的場域。

第五章「國族寓言之後」則以香港導演陳果的「香港三部曲」（《香港製造》、《去年煙花特別多》、《細路祥》）為例，討論影片對香港 97 回歸這一事件的國族寓言之建構與解構。作者認為《香港製造》中陳果操控時間，既拒絕殖民地懷舊的時間性，也拒絕被中國接管的時間性，把香港從國族寓言論述中的懷舊欲望對象裡解放出來；《去年煙花特別多》以誇張的暴力預感提供了國族寓言的解讀，卻又在最關鍵的時刻，以平凡無奇的事件解構了預期中的暴力，巧妙地利用並反諷國族寓言的有效性；《細路祥》則以狹窄的巷弄街景和平凡的生活擺脫或超越了國族寓言和後殖民的大論述。透過陳果的電影和其他文化作品的解讀，作者要探問的其實是「香港性」的問題。所謂的「香港性」是與它的殖民地過去和中國性所進行的一種複雜的談判過程。華語語系香港同樣在中國和中國性之間曖昧游移，只是隨著香港回歸的歷史進程，香港可能無法避免地脫離中國／中國性邊緣的華語語系社群，而從中國境內的立場參與新形式的中國想像。

第六章「帝國夾縫間的世界主義」再度回到臺灣的語境，從帝國主義框架和世界主義框架中描述臺灣身處在兩個帝國（美國、中國）邊緣的處境所面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挑戰。作者認為，在帝國們激烈的競爭和霸權的背景之下，臺灣由多元文化和世界文化所形成的世界主義，有助於臺灣的文化工作者在帝國的夾縫中突圍，展現其文化創作的變革性力量。以吳瑪悧為例，其創作並不像前述藝術家劉虹一樣，有可供辨認的「中國」文化元素作為文化資本，而是拒絕了這種被全球和地方快速認知的模式，承受了不被認可的風險，卻相當優異地展示了她對世界文化資源某種程度上的能動力。換言之，吳瑪悧是以一個世界性的藝術家身分進入跨國脈絡中，最終表明了在政治或經濟等領域受限於帝國意志的挾持時，文化創作就是一個變革性社會實踐的場域。

最後，作者在結論「華語語系的時間與地方」，除了總結上述研究之外，也再度重申其創建「華語語系」研究的用意——挑戰身分和國族認同的「本真性體制」，並說明其提出「華語語系」的語言範疇主要強調以下兩點：一、離散會有結束的一天。二、語言群體是一個不斷變化、開放的群體，必然刻劃出邊界的滲透性和暫時性。由此，華語語系社群的身分認同其實是一個時間的範疇，因為隨著空間的轉移所引起的身分轉變，這個過程需要時間。因此，華語語系只是一個過渡性範疇，但它能夠為我們帶來新的思考，包括：質疑「中國性」和「中國人」的本質概念，重新思考「源」（roots）和「流」（routes）的問題，而當「流」可以成為「源」的時候，多維批評有其可能和必要性。

綜觀全書，「華語語系」的概念是作者整個論述體系最核心的關懷。而作為一種學術範疇，它是一種跨學科、跨歷史、跨地域的研究，其中牽涉到後殖民、族裔、跨國、區域、性別、歷史學等諸多面向的研究，可隨其研究對象之不同彈性運用之，在方法學上較為混雜，然正因為如此，反而成就其多元、開放的特質。就此點而言，則「華語語系」本身就是一種研究「方法」，使研究者在處理不同區域的華語文學社群時，可以有因時／地制宜的機動性，藉以鬆動國家、國族主義的霸權話語和「西方——中國」的強勢二元對立，具有一定程度的批判性。透過史書美教授對「華語語系」研究的具體操演，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作為華語語系最重要社群之一的臺灣，我們如何在「華語語系」的脈絡之下重新梳理臺灣的歷史與現況，重新觀看臺灣文化的組成和發展，為臺灣的身分認同焦慮尋求釋放的可能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